

通
典

二

通典卷第十四 選舉二

歷代制中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魏文帝爲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

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

初曹公時魏府初建以毛玠崔琰爲東曹掾吏銓衡人物選用先尚勤儉於是

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簡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窮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不謂之廉絜至令士大夫故汚辱甚其衣藏其輿服朝鮮大吏或自挈羊羣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賤中庸爲可繩也今崇一榮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心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幾謬之行財容爲矣

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所嬖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直僞混雜也

具考績篇齊王嘉平

帝遂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

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誰護軍夏侯玄言曰夫官才用

五中之才也故錄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平閭巷優劣任之鄉人

七

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

七

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亦渙然別矣

七

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杖於上上下交侵以

七

生紛錯哉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

七

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叅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

七

考行迹別其高下定輩類勿使升降而攬之於臺閣官長所第中正所

七

輩擬比隨次率而用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

七

風俗而審官才矣

七

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

七

於佗賢

七

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夫狩士族多離本土欲徵擇流寓者悉采

七

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昔則外旌之或以五外四以六外五備之

七

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云中正等級錯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汰弊也唯能知其閑閼非復特其質焉所以劉惔云不以小節害門

七

上品無寒士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有差別但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討其根本陳壽魏志言之太略故詳辨之也蜀先主既沒諸葛孔明秉政黨惡李嚴之子李苞爲童村受任不苟資叙時犍爲郡守李嚴以楊洪爲功曹嚴未去郡而洪已爲蜀郡守供所

七

皆傳罪於亮或廢或徙聞亮卒垂泣發疾以至於死也

七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

七

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

七

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員舉
騎常侍博玄自皇甫陶以爲政教類弊風俗不淳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
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崇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
心立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
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无放誕之
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立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
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玄
草詔進之玄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以其業而殊其務
自士以上子弟則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
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化畧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
遊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
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
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遊手多
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
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
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娶齊之大夫避莊公之
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後土皆嘗從事於耕農矣主人賜
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
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
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爲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
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
天下食足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而廢若
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是百
工商賈有長亦歸之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員舉
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乂則競
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
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山壽爲吏部尚書十有餘年每官缺輒啓擬數人曰往中彭擢
者曉騎將軍荀崧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齊博士祭酒庾純強正有政子義方軌此選國學
征大將軍杜顥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弊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
初大將軍荀巳亡純能其事寔富小畠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又尚書令缺宜擇其人
征大將軍杜顥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弊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
意所欲然後明奏而帝之用者或非舉首衆清不察以壽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減壽

吳川人推才下遺踈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清行之自若干年之後乘清乃厭清者每觀人物久爲頤可時捕山翁考事又壬戌寧魯中選尚書左僕射累官至戶郎庚始居中年制凡漢職官公理百姓篠後授司諫傳成泰戊子書稱三風孝政三孝點陞幽明公內外羣官皆臘未尉丙戌奏還既未定其褒劣且送故迎新相繼首路歟巧由生傷農害政戊不仲依棄舜與誤而歸扇揮革齋敗風冷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也于時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

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陳壽居喪使女奴九藥積年沈廢鄰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唯以居位者爲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上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也愛憎難防也情僞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下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僞由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讐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令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授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况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採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并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爲官之人奔近求遠皆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皆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與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畫以爲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惡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懼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立代之美制司空王衛瓘又表請除九

品復古鄉議甲選時始平王文學李重復上疏曰九品始於喪亂軍中

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檢防轉碎徵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

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

動風俗爲弊已甚晉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

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

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

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義曰崇矣及鑒

頌爲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耶專朝仕者務遠

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絕性情刻好清議爲尚書以郎署召領多

貪婪志節卑劣者皆以爲軍吏置之管府於是非其人雖欲激勵揚清別其善否乃數選三署皆取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

忽聲竟然竝言雖用私情屬公私雖坐自殺急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

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

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

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甲

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餘郡各一人

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

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固年月多少隨辟議制

初廢帝梁陽王時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錄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黃門以下委委矣奈

徒不復届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聞之自我不能爲徐羨之署紙尾也遂難不拜選

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窮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

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爲滿時中軍錄

事參軍周朗上疏曰今爲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帥男子十三

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三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緝忠孝仁義之禮

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習經者

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熟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

五年而勇不達即更求其言行故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

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兼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嘗之不悅

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文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難提鈞衡

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恨而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

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並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

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裴子野白官人之難先生鄧黨究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標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剛禮

始於曲子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資下王健其在漢室尚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

府所除五府舉其極嚴而外之於朝三公參具齊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人之身所聞者莫

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而所失弘多夫厚見深識如鄧黨

其病愈其山。○齊尚書都令史駱寧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二不合與弟謝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十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乘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且必委贊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可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寧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以進取以官婚冒籍爲先遂令田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平試吏故有增年矯兒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姓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舉武帝爲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自立異簿應在貴賤自有銓次由籍外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并有勇退忌進歸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達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輒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書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撫熒惑燒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考核候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閭立格甲第

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重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登年就官故貌羸弱童籍已踰立槩穢名教於斯爲其力施行。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凡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爲官若才同甘願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之二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等西曹左奏及官爲挽郎督未第而在諸郡唯正王爲丹陽尹經迎得出身士首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勸別降恩旨敘用者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期隨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之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爲白牒列十數人名尚書以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司乃出以付於選名與名書目名帖印信脩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之印信司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司付選司行名得付

不必皆特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省拜受若拜王公

臨軒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

百廢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以壞

孔安繼爲吏部尚書差有其序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

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

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敍者也諸

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

初崔浩爲冀州大中正萬冀定相幽并五州上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

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令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寧人使弟事者浩固

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官博士管恬曰崔浩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又

孝伯趙郡人父曾理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華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華之端達曰雖選

高第猶是郡吏耳此面事之亦何當易江郡主簿領官月餘日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

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郭子思爲吏部尚書特絜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擇

人必徘徊以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之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爲稽滯當時每招怨讀然斯心用者

量林穀職時

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至孝文帝

又以此歸之

精求理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課以爲黜陟

具考策篇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

不聽入仕

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至代幸駕自北巡游澄銓簡舊臣初魏司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勤有萬數冗散無事皆品爲三品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惑無忘

者又韋伯兄兄子陽爲吏部郎

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得高鄉國者元其邊州小郡

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佗州其在選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爲簡當頗

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落

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敍頹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

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任據者奪官還役初孝明嗣

位幼冲靈璽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太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

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誼道路乃懸榜於衢會期

屠害彝父子不以爲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言

求彝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投擊臺門聲如雷霆京師隔震莫

敢討遏遂聚火就焚其第拽彝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叩頭

流血爲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爲熖燼仲瑀被創以管竄免彝信

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沈滯者皆稱其

能時亮外生司空詔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卿軒貴士兩漢中州郡薦才魏晉因循置能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徵六七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考廉

科第重句不乃理道立中正不考人皆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幾不

詔復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傳年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

乃爲此治有而而然今已爲汝所降于載之後誰知我哉可謂今

書安得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溫與矣而波

門之運東歸尚書以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後究鑑人物

而求其博哉今動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保起而不解書計雖可彌弩前驅持誠

令佩組乘輶求其惠鮮之効未嘗操刀而使刺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謂

有無官可授況一人異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保

從是以權云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收懲杖而黜之以正法何異汝以禮以難情耳哉

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

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

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

爲尚書右丞轉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

歲久先敍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

簡得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文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

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僕役不均發

調違謬聚斂盈門囚執滿道蓋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

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遊惟鬥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

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

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

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

心枉屈可申強暴自息書奏會帝崩及孝莊帝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

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敍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以縣令太守刺史

賞階舉非其人者黜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爲滿滿之後六年乃敍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

集朱筆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輶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

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監考者飲墨水升文理孟

浪者奪席脫容刃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

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

文襄年少高朗其儻也疎未聿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

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明閑不遺

衡鏡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五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

主簿錄事叅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

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尚

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未薦之文指論

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襯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年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旁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揔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叅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需在吏職及前爲官弁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昔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徵吳楚之亂設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

政多有侵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主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爲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徵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脩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揔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以多爲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省司牛弘嘗問劉炫曰按周禮主多而府吏少今吏百倍於前判官減即不儕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考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繫來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缺若不密萬里造謬百年舊案故謂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縣也事敏於政弊亦猶如此之例而已其所事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率以徒

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捨其事何由燃對曰往者州唯置綱紀胥等半部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之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初盧愬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

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爲清簡而譖讐紛紜愬及道衡皆除名

禮部員外郎少師唐

日异乎選法之難行久矣夫天產萬類美寃而愁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羣雖消長迭有而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徵其體必懸法以下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隲而潛移之同難明斥其惡而強濟也既至雖張彝皆不及是而敗悲夫斯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墮時難不其然乎

燭皇帝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叅選多受文武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寔由於此自今以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文官職事

通典卷第十四

歷代制下

考績

歷代制下

大唐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大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筆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並學館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察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者直文致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于考功課試可者爲第武德舊戶部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謂徒辟不如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謂上選利切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榜題又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持薦其常年舉送者並不得白

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墨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職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于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長壽寺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劉承慶上疏奏四方珍貴列爲處實而舉人不列甚非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百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輓棄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

法行鄉飲酒禮送于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由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爲五規置之於塲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縱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內雨露各廣三尺高以三十尺爲限列坐引射名曰長塲弓用一石力又穿土爲塲其長與塲均踏皮爲兩座屢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長五十高三十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斷木爲人戴方版於頂凡四偶人立列塲上馳馬入時連槍左右觸必蹶落而人不踣名曰馬槍槍長一大八尺徑一寸八分其木人上版方三十五皆以儇好不失者爲上兼有步射穿孔翅關負重車身杆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爲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相升又制爲土木馬於里間間教人習騎天寶六年正月制大武之道既滿三十人上省先令禹太公廟事并大將及行師魁捷亦宜告廟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昌軌依舊習老子開

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並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三十一年玄宗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抵訶進士李擢文章大未制遂爲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第貫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玄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貢君老病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蓋同

難矣而舉人則有罪牒孤絕索幽隱爲詩賦而誦習之不得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曉面焉

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以參互通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三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

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爲三行不得帖斷絕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千義得六者爲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爲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題難亦并帖注而策不通四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經策全通爲甲策通四以上爲乙策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皆爲不第律七條全通爲甲通八以上

爲乙自七以下爲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爲第策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名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爲第凡衆利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

科進上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

之期命舉人謁于先師有司十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日而觀焉

博集羣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荐棘圍之搜索衣

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一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

第者十二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有

殿庭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

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略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

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

白綰有

禮部員外郎既濟日初

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修文史好影響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

是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垂固語遐久最以

至中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接聖治平之化取見人在朝良有裨

晏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宴然殊有宏猷上命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售而

餘年間生齒長養不知金鼓之聲惟烽燧之光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微大

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仕郡縣

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取不言丈墨正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

形而歲得第之人不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貞

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鈞當不爲盟歡以取科第而居

名動天下或徇撫隱匿朝爲篇詠以列於道場一迭相談等無所不至焉

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以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

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間有孝悌廉篤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

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里行業授

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貞元二年六月勅自今以後其諸色

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

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表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

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貞例處分五年五月勅自今以後諸

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自身依貢

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

朝官學宮中揀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爲

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母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爲次第依資與

官如先是六員外試官者聽依正貞以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

並聽仍永爲常式九年五月勅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

全通者爲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爲次等餘一切並准三

禮例處分仍永爲常式其選授之仕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

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副護上州刺史之在京者冊授

及縣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正副都督副護上州刺史並朝掌刑獄皆拜廟署用竹簡書用繒

品以上及都督副護上州刺史並朝掌刑獄皆拜廟署用竹簡書用繒

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凡制勅授及冊拜皆宰司進

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係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子尚書言

若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六品以下官而皆勅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自此制

凡吏部兵部文武選事各分爲三

銓尚書典其侍郎分其二文選舊制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

九品選景雲初宋璟爲吏部尚書始通其品貞而分典之遂以爲常凡

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先時五月頒格於郡縣示人科限而集之初皆授狀於本郡

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名內外族姻年齒形狀優劣課最謹負刑犯必具焉以同流者五

五爲選以京官五人爲保一人爲識皆列名結數不得有刑案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僞

隱冒升降之徒應選者有知人之詐冒而糾得三人以上者優以授之其試之日除場援棘譏察防檢如禮部舉人之法

取其體貌曾偉一曰言

取其詞論辨正

三曰書

取其措法道美

四曰判

取其文理優長

四事可取則先平德行

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

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勅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詮察其

身言已銓而往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往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醉

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服聽冬集服者以類

相從攢之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

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言而奉行焉各給以符

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

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

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

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爲文選取書判精

工有理令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

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

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

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月起選至春則停至

貞觀二年劉林甫爲吏部侍郎以選限既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此擬高時以爲便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爲吏部尚書以吏部四時提衡略無休暇遂請取所由之解

十月一日起省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

摠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

縣官資高下昇降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中行儉子

光庭爲侍中以選人旣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

資格定爲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甲官多選高官少

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又確

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材之方失矣

此起於乾

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

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共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按牘疑議試其斷割

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爲判也

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詳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勞滿

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生官此則試判之所起也

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按牘淺近不足爲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

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典學

隣伙之義問之唯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

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

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

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敘

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

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

其折衝府亦有差等按

格令内外官萬八千八十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以降凡十二萬餘

貪

弘文

崇文館學生五十員

國子

大學四門

律書等

凡二千六百一十員

貢州縣學生

六

員

州

縣

萬七百一十員兩京崇玄館學生三百員諸州學不計太史歷生三十六員天文生

百五十員太學一百一十一員太上十上第生三十員牛備身八十員備身二

百五十六員進士

六員齊郎八百六十二員諸三衛監門兵長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員諸七

生副千九百八十四員諸折衝府錄事府史千七百八十二員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員員執仗

庫海庫六十四員錄事帳內

萬員集賢院御書手一百員翰林藥童

數百員諸臺省

寺監軍衛坊府之員吏及上州市

令錄事省司

補授者約六千餘員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勞徵辟奏薦神童陪位諸以親蔭并藝術百司雜直或恩賜出身受

職不爲常貪者不可悉數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初武德中天下兵革

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貪吏曹乃移牒州府課入應集至則

授官無所退避四五之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貞時京師穀貴始分入

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十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

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刁筆而不許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

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

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爲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

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材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

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從日上又曰夫古今致理在於得

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偏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

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者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上

弊矣而未甚傍流故公卿輔弼或有未之覺者

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

九

八年獨知選事太宗易金
昔鏡二百以表其清鑑焉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更因猶至于永徽中官紀已累
迨麟德之後不勝其弊矣。武太后臨朝務悅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
收之職貞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譖又
以鄧玄挺有唐以來掌選士失無如玄挺者時患消渴病選人因自爲鄧渴作鄧渴詩以謗之許子儒爲侍郎無所藻鑑
委成令史依資平配其後諸門人仕者猥衆不可禁止有僞立符告者
有接承佗名者有遠人無親而買保者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
假濫不可采數。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
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有司不能詳求故實剗革其弊神功元年勅自今以後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官不得過太子令音樂者不得過太樂鼓吹署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署令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後不得在京清要等言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勲兩轉而乃繁設等級
遞立選防苟以抑之及神龍以來復置貞外官二千餘人兼超授闈官
爲貞外官者又千餘人時李嶠居選部引用權勢以取聲名故爾其員外郎悉遷侍郎與正官紛竄至相觸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之上疏請減除授時中宮用事恩澤橫出除官有不由宰司特勅斜封便拜於是
鄭愔爲吏部侍郎大納貨賄留人過多無闕往擬逆用三年闕貞於是
綱統大紊及先天以後宋璟爲尚書李乂盧從願爲侍郎方革前弊
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潔而非才實者並罷選當時選者十不收一由
是吏曹之職復理矣自有唐以來居吏部者唯馬載裴行儉崔立暉
韋嗣立最爲稱職開元十三年玄宗又以吏部選試不公乃置十金試
人漕郎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土部尚書盧從願右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字文融朝
各掌其一時左庶子吳兢上表諫曰易擇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言也此實
百王唯的伏見勅旨令韋抗等十人今掌吏部銓選及試判將軍遽召入禁中央定雖有
漢光武置赤心於人腹良有百哉昔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旼跪問曰陛下
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又薄濟謂曰此是臣之職分非陛下所宜臨非臣不稱職則就點退
陛下宜即還宮帝斬而返又陳平邴吉者漢家之宰相也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閭閻
人故知自占天子至于鄉土守其職分而不可奪有侵越也況我大唐萬乘之君卓絕于古之上
豈得下行機事頓取施於朝野乎凡是以選人書判並明年復故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尚書
唯司勳兵部甲文郎告身兩字從之至天寶八載六月勅旨授官宜立攢符下
諸郡府十二載楊國忠爲文部尚書以肺腑爲相懼招物議取悅人心乃
以選人非超絕當留及藍縷當放之外其餘常選從年深者率留故憲
恩廢滯者咸荷焉其明年三銓法官皆自專之於尚書都堂與左相相
偶唱注二句而畢不復經門下省審侍郎不得參其議其內常參官八

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并停使郎官御史丁憂廢省者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舉薦至五年六月勅在外者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郎中允中書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薦聞至八年正月勅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令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十一月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成者宜令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疏定爲三等并舉主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

周 漢 魏 晉 後漢 大唐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稱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詔房作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今丞尉理一縣崇撫化亡犯法者轉遷有盜賊蒲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今覺之自除二罰其

相推如

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上意

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爲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尤宗嫉房出爲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魏明帝時以支殿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効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爲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又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司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君務伯麟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責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委至於崇捐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爲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

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苦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若元凱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敦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不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比疇所答博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卒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三居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省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擲集揅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不王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

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大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者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擇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量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勵後帝臨朝堂德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天子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

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況後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况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憊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彊弱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今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寮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儼觸故績効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闊以同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入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自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龍興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寸必爲常流所擊選曹亦抑爲一甄未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大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于鎮防並據職事目爲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爲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詐譖及貪濶有狀爲下下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賜事量釐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爲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謂戶口謂課丁等一丁同一戶法增不滿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口者母五口同丁例其有破除者俱出

略一等課及不課其勸課農田能以贍者亦准見地爲十分論每加一分各進

考一等

並准上文此萬永業口分之外於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損者謂永業口分之

能起公私某司督考者內有荒廢者每損二

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

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以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中以上

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

人徇應於見在之內比較其尤善者以爲上第豈谷皇朝支遂無堪上下

之考朝廷獨知貶惡人可以懲惡褒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

下政術尤最者二人爲上中其次爲上中其次爲上中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

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簡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核其功也子產賢

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

有多者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

聽企踵而覩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

百姓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遷又不盡

其能偷安苟且脂違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庚氏即其後也臣請

都督刺史丘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方異或錫

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頒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

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教撫莫過於此左監門錄

事參軍劉秩諭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

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

俗簡其禮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

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二年而考若三而黜陟所以能盡其

智術也近古之情敦庵未淳乎堯舜禮上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

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

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

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奏永爲常式至十七年二月赦文三載考

績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此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選之輩與爲

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

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誠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